

新疆變亂中的人與事：

馬仲英盛世騏慘死內幕

李郁塘

史達林侵新三部曲之四

民國廿六年六月下旬，入侵新疆的紅軍以雷霆萬鈞之勢，將反俄抗共硬漢哈鎮警備司令堯樂博士攆離哈密以後，偌大新疆有如一塊肥肉，就被北極赤熊吞入口中。剩下的問題，就是如何再予消化，使其能成爲外蒙第二。當年俄帝侵蒙，是乘北洋軍閥你爭我奪混戰之際。先則偷派紅軍侵入外蒙，以武力切斷當局與北洋政府的關係；繼之再用政治手段，阻止蒙漢民間來往，外蒙地區所需日用物品，全由俄境輸入供應。就此偌大外蒙，竟被俄帝不聲不響，悄悄竊走。最後再迫北洋政府承認既成事實。於今食髓知味，故技重施，遂將入新紅軍全部屯駐於東疆重鎮哈密地方，予以如法泡製，以便切斷新疆省政府和國民政府的關係。爲了掩耳盜鈴計，竟將侵新兩師紅軍，僞稱爲紅軍第八團，以備列強質詢，或中國政府抗議時，作爲以大易小的狡辯之詞。無如當時在國際方面，正是德義侵略軸心，橫行歐非之際；在中國方面，也適逢日軍陷上海下南京，我中央政府播遷不定之時。都無暇顧及新疆面臨的惡運。史達林就乘時趁勢抓住此一時機，要下手攫走新疆，於是在軍事甫定之後，即時在哈密成立

邊務處，專責防阻新疆境內各族居民，不得和內地人來往。

凡是通往各省的要道上：如新綏公路上的明水站，甘新孔道上的星星峽，以及通青海，到西藏的大小道路上，都遍設武裝邊卡隊，嚴禁商旅來往。就此將偌大新疆孤懸於玉門關外，切斷了通商二千多年的古絲道。從此時起，新疆在事實上，已經成爲俄帝的囊中物！

不願稱王觸怒史魔

史達林在民國二十三年，多方設法誘騙馬仲英，由新疆遠赴莫斯科深造受訓。就具有深遠的陰謀。要在適當時機來臨時，好將在一九三二年，原給堯樂博士製就的伊斯蘭王國大印，再轉頒給馬仲英充當伊斯蘭國王。那樣一來，豈不就將新疆的局勢，一變成爲外蒙第二嗎？時至民國廿七年春，入新紅軍已完成侵新任務。爲了長居久屯計。逕撥專款五百萬金盧布，在哈密東郊水源地，圈地千畝，大興土木，居然建造了一座，最具規模設備現代化的大營房。好讓紅軍負起看守新疆後門的重責。從此時起，史達林就想擺佈馬

仲英，變成哲布尊丹巴第二，一舉將新疆步上外蒙的後塵，成爲俄帝的附庸。

當時馬仲英在莫斯科紅軍大學受訓已有四年，已屆學成畢業時期。正好讓其回新疆去担任白鼻角色——充作傀儡人物。史魔頭與念及此。就以俄帝元首，共黨總書記的權威，來懾服眾司令、擺佈馬仲英。因而就在是年紅軍大學分發應屆畢業生時，擇日在克里姆林宮內，特別作召見之舉。一見眾司令的面，就開門見山的指說：現在新疆全境已定。而你的軍事學業也正屆滿。正好可以回新疆爲人民服務。不過新疆境內各族居民，不願再接受漢族人的壓迫統治。他們要成立伊斯蘭王國。俄國政府爲了順應民情。而你又係伊斯蘭教徒。現在就願大力支持你馬仲英出任伊斯蘭國王，以便迎合新新疆的潮流！

在史達林想來，水往低處流，人向高處走。而你眾司令馬仲英一向權位心重，不願做人下人的青年。於今不僅要你回新疆去接盛世才的高位，尤其更上層樓充當國王。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了！

不意當史達林話完，而馬仲英不僅不聞言色

喜，反而回稱：要他回新任邊防督辦或省主席兩職，固所願焉！如今要他担任伊斯蘭國王，他不能即時點頭答應，需要時間考慮再說。其實所謂考慮，也僅是當面不願給史魔釘子碰的婉拒之詞而已！蓋因馬仲英是一位虔誠的回教徒。他不願因一時應付魔鬼，就對胡達（上帝）終身說謊。尤且他的國家觀念特重。他一心一意想當新疆省主席或督辦等要職。也僅是為應當年曾向其伯父馬麟老主席，頂碰時所發的一句誓言而已！於今史達林要假他的手，想把新疆攔走。讓他成爲國賊教奸，情何以堪！因而當着史魔頭的面，爲了保持一個真正中國愛國青年的骨氣，逕予婉拒。這就是次司令馬仲英，令人可敬可佩之處！

盛世才朝俄京內幕

史達林在侵新途中，想運用馬仲英失望之餘。在新疆境內已難再找到分疆裂土的適當人選，只有仍用盛世才的一途。但盛世才是籍屬中國東北的漢族人，既不能登台亮相，充當「伊斯蘭國王」；也不能沐猴而冠，担任「維吾爾斯坦的主席」。把話說穿了，就是不能將新疆改頭換面，另起爐灶。只能維持現狀，仍當新疆省的督辦。至於盛世才是否會永遠俯首聽命，任他擺佈？因尚未晤過面，談過話。實有召見面詢的必要。如其不忠於俄帝時，又如何予以控制，也得及早設法有所安排。同時馬仲英既不能收爲己用，自不宜再放虎歸山，成爲敵人，必需借機除去，免貽後患！但史魔頭老奸巨滑，他既要殺人，還不願負上殺人的兇名，仍要借他人之請求而去之。在

當時來說，此一藉口最適當人選，莫過於與馬氏在新疆爭權奪位的盛世才。於是遂下令派駐新疆督署中將顧問拉托夫，明促暗使要盛世才作一次莫斯科朝覲之行。好面見史達林元帥，要求清除禍新罪魁馬仲英，以利新局。拉托夫言之成理，盛世才怎能不接受。這就是民國廿七年秋，盛世才遠赴莫斯科，作朝覲的由來。

史魔頭此次召見盛世才，完全是屬於面試性質，要當面測試其臣服性的程度，以定取捨。因而在克里姆林宮內接見過後，就將早已擬就的三個試題，分別提出，要盛世才面對面的即時回答：首一試題要盛氏參加共黨組織成爲黨員。作爲蘇俄大力支援其主政新疆的基本條件。盛世才向具應變天才，聽過史魔所提條件後，毫不猶豫，即時點頭應允。尤且爲了加強史魔對他第一次見面的印象，竟然強調他本人自幼就是一位馬列主義者的狂熱信徒。只是過去因環境關係，沒有機會參加共黨組織成爲黨員。於今環境許可，機會來臨在他返新疆後，就向中共申請參加組織成爲中國共產黨員。在盛世才想來，史達林要他成爲同志，決不僅爲赤化新疆一省而已。如能由奉獻新疆的功績，作爲晉升的捷徑。一舉再能臨駕毛酋之上，出任中國共黨魁，更所願焉！因而有此回稱。然而史魔頭則不作如是想。他認爲新疆地毗俄屬中亞，境內居民又與西土耳其斯坦同文同種；如能將新疆就近予以蠶食，即時就可改稱東土耳其斯坦，變成蘇維埃聯邦的一個斯坦。這是最現實最可靠的俄帝實利。至於赤化全中國，固爲其遠程的目的。但那又不知是何年何月的事

？即使在其有生之年，真能看到整個中國，被蘇俄赤化。要知中國是人口衆多，佔有全球四分之一的大國。再加文化根深，歷史悠久。蘇俄雖是共黨祖國，但也沒有那麼大的胃口，在赤化中國之後，就能予以消化，必需另成立共黨中國。到頭來新疆還是中國的一省。不能變成蘇俄的領土，所爲何來。史達林是統治少數民族的能手；但要統治多數民族，自覺還沒有此項能力。因此當盛世才回言返新後，要申請參加中共一事，就當面批駁，指出不當。要其直接參加聯共組織，才是正途。蓋因史魔身兼聯共總書記，以便直接指揮，就近將偌大新疆，先赤化後攔走。

史魔奸狡又生毒計

當盛世才點頭答允以後，史達林就指着案頭上所置的一卷文案說：你所擬治新六大政策，尚屬可行，不過其中反帝一項，尚有漏洞，須加補充。你的文中僅指出反英帝兼反日帝，對反華帝一字未提。要知今後對新疆的政情來論，真正威脅你的軍政大權者，既不是英帝，也不是日帝。反而是國民政府的華帝，只要國民政府的權力達到新疆，你的督辦高位就難確保。因此你返任後：第一要務，務必取消全省各地的國民黨部，組成反帝會取而代之；第二各機關行文不得再沿用民國年號，改以西曆取而代之；第三要另製一面六星紅旗，作爲代表新疆的旗幟，用以取代青天白日的地位。如能行之時久，就可使全疆各族居民，只知道有實施六大政策的新新疆政府；不知有實行三民主義的國民政府。果能如此統治新疆，

那所獲軍政大權，就可高枕無憂。俄國政府自會全力支持，永久合作，共存下去。我所構思，完全爲你着想，想你再不會有其他意見吧？

這時盛世才求權貪位之心特重，雖然內心裏不願反華帝，去反對自己國家的中央政府，因而猶豫了一陣。但低頭一想，此時此地已身正在克里姆林宮內，尤且面對着心狠手辣，殺人不見血的史魔頭。真成了在人矮檐下的處境，自己怎能不低頭呢？於是只好點頭應允。

史達林觀人已多，應變也快。他一看盛世才在回答反華帝問題時，竟然在猶豫一陣後，才點頭應允。就證知盛世才所稱狂熱信仰馬列主義是假的，仍是一位國家主義者，對國民政府仍難忘懷，若日後中國的實力能達到新疆，或國際間有個風吹草動，有所變動時，定會轉頭調向重歸國民政府懷抱。這樣的後果，對俄帝侵新來說，是最大的失策。不能不未雨綢繆，予以預加防範！而防範的方法，必須嚴密不得讓盛世才有所警覺才能生效。於是他接又說，新疆現有省軍都太落伍。爲了確保你既得權位，必需予以現代化。而促使省軍現代化的先決條件，就是先培植一位具有指揮運用現代化新武器，與各種新技術的高級軍官才行。希望你返新後，即時保送一位對你最忠實，年歲要輕，軍階要較高的軍官，前來莫斯科紅軍大學來深造受訓。使其早日學成返省，以便促使省軍現代化，成爲確保新疆的真實力量。史達林這一篇要求指示，在表面上來看，說辭冠冕，理由正大，完全爲新疆當局着想。其實在骨子裏，却暗藏陰謀詭計。他要在盛氏家族內，

製造矛盾，要以二分法，相互監視，予以運用。盛世才雖然機警異常，但在當時也不疑有他。以當時新疆省軍在高級人員中，既要對己忠誠，而且年紀要輕。除了時任軍務處長，也正是他的四弟盛世麒外，別無其他適合人員可想。於是即時向史魔保薦其四弟作爲前來莫斯科受訓人。

史魔所提的條件，就是針對盛世麒而來。於今盛世才既然入彀自然不會有問題，當即被允准。這是盛世麒前往紅軍大學受訓的由來。就此種下民國卅一年春，盛氏家族的不幸，盛世麒夫婦被盛世才予以殺害的慘案發生，這是後話，容後詳述。

借刀殺人馬氏死矣

盛世才在克里姆林宮內，通過面試，就由史達林親自監督，正式成爲聯共黨員以後，就被史魔任命爲新疆聯共書記。在接到任命狀以後，就以同志身份，向其頂頭上司共黨權威的史達林提出請求：要求就近將禍新亂源的罪魁馬仲英，乘其身在俄京，予以清除。如令其生入玉門關，對新疆大局來說，仍會產生莫大不利影響。務必置之死地，新疆才能按部就班，埋頭建設。

史魔頭要殺馬仲英，就等盛世才這句話。一聽盛氏要求，當即點頭應允。順便向盛世才作了人情。就此一心一意想當新疆省主席的馬仲英，鑄定魂歸異域（俄羅斯），洒骨洋城（莫斯科）。旋即被貝利亞秘密處死，悲夫！

盛世才民國廿七年朝俄成功，安返迪化後，第一件大事就是遵照史魔之命，令其時任軍務處

長的四弟盛世麒，整裝赴俄，以便進入紅軍大學去深造。盛老四當年廿四五正在英年，在人生旅程上，正是留洋出國的年紀。於今有了深造機會，也樂意前去。唯一遺憾感到爲難者，就是新婚未久，夫妻情深，鶼鶼難捨。尤以新婚夫人陳秀英女士，深感一別就是四五年。大有孤燈對影，長期寂寞，兩地相思之苦！爲了借機短聚，乃向家姑盛老夫人，請求親送良人作異域萬里之行。這是夫婦情深，倫理常情。盛老夫人愛媳情誠，也就允准，於是盛世麒夫婦乃相偕飛赴莫斯科。接待他們的負責人，正是俄國特務頭子貝利亞。原要盛世才保薦一人，於今竟來了一雙。爲了加深制衡新疆權位人事關係，多多益善，乃勸送行人，也變成當事人。陳秀英當然也樂意留在莫斯科，以便就近與夫相聚。就此他們二人，男的保送紅軍大學受訓，女的也保送政治學院當了留學生。

新疆變色恐怖統治

盛世才於民國廿七年秋，在俄京由史達林親爲監督，正式成爲聯共黨員後，己身甚感榮幸，自認是中國共產黨徒第一人。也就因此，真得變成爲狂熱的馬列主義信徒。返回任所送走盛世麒夫婦以後，就大張旗鼓，明目張胆的實行史魔所指示的反華帝行爲，先將以前設在各縣市的國民黨部完全查封。就在原址成立反帝會，接着下令取締中華民國年號，所用年月都用西曆取代。最後又製出六星紅旗，作爲代表新疆的旗幟。取代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的地位。各機關每日所舉行

的升降旗典禮，都是這面六星紅旗。自六星紅旗出現以後。青天白日國旗在新疆境內就未再露面。有五六十年之久。此時的新疆施政，美其名爲六大政策，其實將蘇俄所施行的共產制度，全盤搬到新疆來實行。因而全疆各族居民的生命財產，都失去保障。宗教信仰大加破壞。如將各地教堂寺廟，一律改爲犯人的監獄，或審訊犯人的刑堂，作爲信教人的諷刺。看一看上帝所在之地，能否將信仰者救出監獄。盛世才在新疆奪權主政十二個年頭，竟殺死了十二萬人之多，完全是種因於實施共產制度的後果。不過在民國廿六年以前所殺者，大都是和他爭權奪位者：如民國廿二年「四一二」政變後，當着中央宣慰使黃慕松的面，首先開刀槍斃時任省府秘書長陶明樾、督署上校參謀長陳中，與中校航空隊長李笑天等三人案。完全是基於殺鷄儆猴用意，爲他甫行登上督辦寶座立威。蓋因這三位大員。曾是發動「四一二」政變的真正幕後支持者。他們既能以不法手段倒金於先。何常不會如法泡製倒盛於後。尤以在政變當天夜間，召開第一次善後事宜會議時。在陶陳李三人唱和中，沒有提議手掌省軍大權的盛總指揮繼任邊防督辦，反而推選甫行入新的東北抗日義勇軍旅長鄭潤成將軍，擔任政變後最高軍事委員長。在求權貪位心重的盛世才看來，當難心服。因之翌日就以武力壓迫善後會重新召開第二次會議，才被推選爲新疆邊防督辦。陶陳李三人因第一次會議措施失當，就此種下必死之因。

又如民國廿三年外借俄軍力量來消滅伊犁將軍張培元部，也還具有一點歪理。蓋因盛世才在「四一二」政變後，因近水樓台之便，登上督辦寶座。全省軍政人員，都因懼於盛世才的權威，默默承認既成事實，不敢吭聲。唯獨張培元在伊犁，依其省軍元老資格，大發通電予以反對。接下就誓師東征，向省城迪化進軍，要迫盛世才下台。當時盛世才對司令馬仲英圍攻迪化，已難應付。同時再加上張培元部東來。那他不僅督辦寶座難以保住，進而連性命也有危險。爲了應付燃眉之急，不得不打歪主意，求借外力，救急解危！再如民國廿五年冬，在黑孜爾大戈壁上，燒殺馬虎山部八千人，也因圍攻迪化時，具有新仇舊恨可說。最後於民國廿六年夏，又將哈鎮警備司令堯樂博士，攆離故鄉，逃往內地一事。站在親蘇反帝立場來說，也還可找一點理由出來。堯樂博士在任時，雖沒有明目張胆反過盛世才當督辦。但却彰明昭著要反俄。那時盛世才要親蘇，堯樂要反俄，自成參商，不能相容。最後只好兵戎相見，逼走堯樂博士。

編造憲案搜刮民財

但自民國廿七年以後，在盛世才變成聯共黨員所殺者，可說都是犧牲在共產暴政下的無辜冤魂。當新疆省政府需用大量金錢時，就先編造一個或數個所謂某某陰謀暴動案，將全省大地主一羣巴依（維語大財主），以及股商巨賈們姓名逐一列名於內。然後就派公安人員按名逮捕。人被囚起，財產沒收。省府財政預算，就完全有了着落。如省方需要興建機場、公路、橋樑、工廠、水利、礦場等項巨大工程，必須要動用大量人力時，再如法泡製，編織出許多案名，列名逮捕青年，俟所需人力額滿時，先經過一番恐嚇的刑審過程，每人都扣上一個罪名。然後美其名爲減刑，改判爲或長或短的勞役。就此省方不花一文工資，就獲得所需無數勞工。直到各項工程告竣時，長命者可被獲釋，短命的都作了枉死鬼。如此例案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，前後六年間，不知有過多少人，實難一一枚舉。其中案情較大，爲人難忘者，如一九三八年冬，也就是民國廿七年底。省方以召開實行「民平」政策爲由，各族居民領袖必需親自出席，前往省城參加大會。結果焉耆區蒙古族滿漢王、阿山區哈族艾林郡王等，竟以特殊階級被逮捕下獄，處以無期徒刑，終死於獄。其他較次者爲數更多。這些世襲王公伯克，自元、明、清至民國廿七年，數百年來，都安份守己過其遊牧生活。但至盛世才頒行「六大政策」後，這些世襲王公伯克，竟成爲「民平」政策的障礙者，真是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呢？

時設法除去此一力量不可，免貽後患。遂製造出崔榮昌陰謀暴動案，予以一網打盡。既不念前功，也不顧鄉情，竟然硬下心腸，將這批愛國青年悉數處死。

杜重遠索寶衫事件

又如民國廿九年的杜重遠案，不僅新疆盡人皆知，尤且哄動全國。按杜氏原為國內知名的左傾學人，講演論學每主張在中國應實行社會學說。其後聞得盛世才在新疆實行左傾路線的六大政策，竟想借此印證他的學說，在中國境內是否適合可行。遂於民國廿八年，多方設法得以進入封閉的新疆，去作實地考察。當時盛世才也想借重杜氏大名，好將六大政策宣揚於海內外，以鞏固他在新疆權位。因而兩人一拍即合。竟聘杜氏為新疆學院權威教授，杜氏聲譽一時雀起。杜重遠為了一報知遇之恩，遂將盛世才茶壽新疆的六大政策，寫成盡善盡美新新疆一書，予以大捧特捧。當書成以後，在新疆境內可說是破天荒的大事，不僅杜氏聲名遠播，尤被新疆人認為是出眾的聖人，同時也引起俄帝在新特務人的注意重視。不時邀宴過往，作為爭取的對象。盛世才一看來頭不對，長此下去，杜重遠在俄特支持下，可能取彼而代之。不得不及早除去，避免走上楊增新被刺的後塵。遂以南京汪偽組織的間諜，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為由，先之逮捕杜氏下獄，繼之終予處死。凡是與杜氏有過往的人物，以及杜氏曾經教授過的學生，都牽聯在內，形成冤案，死人無算。

再如民國卅年陳德立與姚雄案，不僅是大冤

案。簡直是恩將仇報的大慘案。按陳德立氏原係我國的外交官，由楊增新經金樹仁至盛世才歷任主政時，曾在俄屬中亞五共和國內各大城市，如塔什干、察莫爾汗與宰桑泊，以及阿拉木圖等地，輪任領事職務多任。而姚雄氏出身留俄學生。因而二人在新疆外交界成為俄國通，凡屬新俄有事，二人必居間疏通，終底於成。就以盛世才於民國廿三年甫登督辦寶座，就被張（培元）馬（仲英）聯軍反對。必須求援俄軍來解圍。也都是由陳姚二人前往莫斯科，會見史達林後，指派紅軍第八師團進入新疆，才將張馬聯軍分別擊潰，解了迪化圍城之危。由此可知，陳姚二氏不僅有維護新政權之功，更對盛世才有救命之恩。即使以後新疆當局，每與俄國借款、訂約，以及各種交涉大小等事，大都是經由陳姚二氏經手辦理。在外人看來陳德立與姚雄成為盛世才左右手，也是盛世才集團的核心人物，知曉俄俄秘密事件最多的幹員。只要盛世才不倒，他二人就會是新疆省府掌大權的不倒翁。

時至一九四一年，也就是民國卅年，德蘇因瓜分波蘭，開始交惡。希特拉揚言要進軍俄境。盛世才一看國際局勢要變，以希特拉不可一世的實力來觀測，史達林自不是他的對手。盛世才一向是看風轉舵的能手，同時向史達林低聲下氣所受苦辱也不知有多少。他一看擺脫史魔壓迫的機會到來，就地向國民政府投誠。對於一向親俄依為左右手的陳姚二人，今後不僅已無利用之價值。尤其是知曉新俄秘密最多之人，為了滅口，必須置二人於死地，這就是陳姚二人真正的死因。

但在一般新疆人傳說，盛世才要殺陳德立，是為爭奪一件珍珠衫的緣故。蓋因陳氏在俄帝鼎革之時，適任塔什干總領事要職。帝俄皇家被迫東逃，路經塔什干時，認為只有逃入中國新疆才能活命。為了向陳氏簽證入新，竟賄送了一件珍珠衫作為買路錢。而那批俄皇舊族，果然得能順利逃入新疆作為中國的歸化族，居住下來。其後陳氏返新後，並未將此一寶物呈交當時主政者楊增新氏。歷楊金兩省主席，對於此事都未追查問。就此成了陳氏的私品，俟盛世才主政後，雖已獲得傳聞。但因重用陳氏，也未便過問。時到德蘇大戰起後，盛世才想乘機擺脫史達林的壓迫。一為滅口，二為奪衫。遂將陳氏抄家處死，連帶姚雄作了冤魂。

俟民國三十三年十月盛世才被調長中央農林部時，曾將新疆省府所存黃金白銀數百萬兩，全數呈交中央存入國庫，迄今仍有數目可查。但那件珍珠寶衫未見呈交，於今盛世才已逝世十年。此一寶衫事件，只得成為懸案矣。

處死盛世駿的由來

時到民國卅一年三月，盛世才因殺人無算，疑心大起，眼睛愈紅。最後親仇不分，竟連他的四弟盛世駿也被殺殞命。尤以其四弟婦陳秀英女士死狀極慘，竟然用麻繩作刑具，由下部鋸起分成兩半。真是集酷刑之大成，駭人聽聞！至於盛世才為何要殺死盛世駿夫婦？那就人言人殊，莫衷一是。有謂因盛老四不滿乃兄一味親蘇政策，致觸怒盛世才，竟遭殺身之禍；有謂弟懷異志，想奪

兄位，致生兄弟鬩牆之爭；有謂陳秀英女士是個俄諜，不僅身負監視其夫盛世駿的言行，尤且從中離間盛氏兄弟間的情感，事被盛世才探悉，致遭毒手；更有傳說：陳秀英不安於室，竟與外人通奸，有辱盛氏家門，才被盛家處以極刑……。真是傳說紛紜，不知何者為是？筆者於民國四十五年春節過後，在一個偶然機會中，由堯故主席口中，聽到盛世才親述此事的經過，當時盛堯二氏，均已年逾七十，二老追言往事。也沒有再加深諱的必要。而所言往事頗合情理，想來不會再有多大的出入。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：

在民國四十五年春節那天，盛世才為了一解與堯樂博士在新疆兵戎相見的前嫌，乃假春節拜年古俗禮，竟然躬尊降貴，親自前往堯寓，向他的老部下去拜年。當二老寒暄過後，盛氏為了表明來意，首先打開話匣，提起民國廿六年兵戎相見的往事，將堯氏攆離哈密，請堯氏要多加原諒。接又說：當時你我都想誠心為新疆服務，根本沒有一點仇怨，我想留你還不及，那有開兵擡你的道理。而那一件不合情理事，完全是基因於史達林對你老兄不滿，真想活扒了你的皮，才能一消他心頭之恨，遂下令庫米奇去追你。好在你老兄應變有術，才躲過此一劫難，真是大幸！

當盛氏話畢，堯氏接下同稱，這一件事你老兄不說，我心裡也完全明白。因為你我二人心裡根本沒有疙瘩，何必要解釋。堯氏語畢，二老相對哈哈大笑，前嫌就此盡釋。

盛世才主政新疆，連頭帶尾有十二個年頭，總計殺人也有十二萬之多。在堯樂博士想來，大

都具有殺人的理由。為了顧及盛氏顏面，尤且在他公館以內，當然未便再向盛氏追根求底。唯獨對盛世駿夫婦之死案，大失倫常之理，使他莫名其妙。於是在二人大笑過後。接下面就向盛氏提出盛世駿夫婦被殺的問題：你老兄為何要迫死令弟夫婦二人，莫非又是受史魔頭迫你出此？

盛世才親述殺弟案

盛世才一聽堯氏的追詢，接下面就回稱，你老兄所猜不錯，舍弟之死，大而言之，可說為國殉身，小而言之是被史達林迫死。現在我就此事的前後經過和盤托出。

當一九四一年初，也就是民國三十年春，德蘇兩國因瓜分波蘭而交惡。希特拉當時睥睨歐洲，不可一世。對蘇態度來勢汹汹。史達林自付，不是希特拉的對手，一旦德蘇開戰，烏拉山以西歐俄領土，都會變成戰場。史魔頭也想取法中國對日抗戰的戰術，以空間換取時間，作長期抗德。求取最後勝利。欲將抗德指揮中心，移到中亞塔什干地方。屆時新疆就成為蘇俄抗德的大後方。為了加強控制新疆。遂將時在莫斯科受訓的盛世駿夫婦二人，令其提前結業。在頒畢業證書時，史魔頭面授機宜，要盛世駿負起控制新疆重任。在表面上讓盛老四出任新疆機械化新軍的旅長，協助盛世才革新省軍事宜；在骨子裏却要負起監視乃兄不得有叛俄異志。如有發現，即時發動軍事政變，取而代之。同時再由貝利亞受命陳秀英返省後，要負起監視其夫的言行秘密任務。在史魔頭與貝魯想來，盛世駿夫婦洗腦四年，不紫

也要染紅，自會言聽計從，遂作如此安排。然而盛陳夫婦二人，自幼深受中國文化的薰陶，尤且都是炎黃子孫。在面對史魔與貝魯時，不得不虛與委蛇，點頭應命。一旦回歸祖國，就可恢復其愛國行爲。當一九四一年六月，德蘇大戰爆發，法軍很快推進到俄境。史達林為了鞏固大後方，要加緊控制我新疆。惟恐中國政府乘歐戰之機，派軍西上收復新疆，乃下令盛世才速在新疆重鎮哈密地區，趕築防禦工事，以備不時之需。

盛世才一向機警，善於投機，尤會看風轉舵。他當年求助史達林作外援，完全是爲了想保既得權位。環顧新疆實況，已無別途可走。只好去做石敬瑭引契丹兵的故事，保命解危。於今德蘇大戰爆發，德軍長驅直入，向莫斯科進迫。史達林還想控制新疆，作爲抗德的最後基地。歐戰果眞發展到此，將置自己於何地。同時近年來受俄人擺佈迫害之苦，早懷內心深處。此時正是擺脫俄帝迫害，回歸祖國懷抱的大好機會來臨，但苦於親蘇環境，沒有一人可以共商此事。即如至親胞弟現任機械化旅長盛世駿，也不敢當面說穿此一意圖。在盛老大想來，四弟盛旅長在莫斯科紅軍大學，名爲接受軍事訓練，其實是被人洗腦。在四年長時間中，一個年輕人的思想，不紫也要紅。他何敢表露反俄真意，爲了探試老四思想，乃在接到史魔指令，要在東疆軍事各要道上，趕築防禦國軍西進工事之機會。竟下令由其四弟去主其事。盛世駿奉命後，雖會親自前往星星峽與七角井等軍事要地走了一趟，但所築的工事，都是修橋補路，連一尺戰壕都未建築。盛老四所以

作此表現，也正想借此一行事試探乃兄的立場，是否會乘德蘇大戰的良機，轉頭調向，擺脫俄帝羈壓，投回祖國懷抱。結果就因此事，兄弟二人心照不宣，澄清思想，溝通疑障。都不是真正的馬列信徒，仍然是維護祖國的炎黃子孫。從此時起兄弟倆和衷共濟，一心一意設法與坐鎮蘭州的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將軍，暗通聲氣，相互連絡，如何設法將中央軍順利開入新疆，好將老毛子紅八團驅逐出境，使大好河山版圖重歸祖國懷抱。

夫婦慘死如此下場

盛世才與朱長官暗通聲氣，盛世驥在東疆軍事要地，沒有進行防禦工事。在新疆各界都還不知內情，被蒙在鼓裏。但屯駐在哈密的紅八團，因近在咫尺，看得清楚，心裏明白。已證明盛世兄弟，思想有變，要叛離俄共。茲事體大，遂將此情密電史達林處理。當時德國大軍，正以雷霆萬鈞之勢，壓境莫斯科郊外。史魔原已下令紅八團急調回國，作支援救危部隊，先頭部隊已經由哈密起程動身。聞得盛世兄弟聯合起來叛俄，甚為震驚。尤對盛世驥夫婦「忘恩負義」恨之入骨。但又苦於德軍壓境，自顧不暇，無力嚴懲叛徒。為了一消心頭之恨，只好回電拉托夫向盛督辦提出兩項恐嚇辦法：第一要盛世才即時處死叛黨逆徒盛世驥夫婦，以申黨紀；第二如盛氏不遵令行事，在紅八團回軍路經迪化時，予以屠城之舉，尤將盛氏全家殲除不留一人。

當盛世才接到拉托夫的最後通牒後，即時召

見盛世驥共商辦法：一因省軍力量薄弱，自忖不是紅八團的對手，尤且分駐外區，一時無法調集，前來保護省城。二因中央軍遠在甘肅境內，尚未談妥來新的行軍程序，一時無法應援，大有遠水難救近渴之情。三因盛氏兄弟倆人在史魔頭威久壓下，形成恐慌症，一接史達林的最後通牒，就慌了手脚，不知所措。最後還是由盛老四提出主張，接受第一個條件，比較妥當，用犧牲他夫妻二人的代價，來換取家人以及省城全城人的性命。

時至民國卅一年三月十九日，也就是史達林對盛世才最後通牒的限期時日。盛世驥身懷手槍告別乃兄，回到南花園盛家公館，再向老母與五弟盛世驥，么妹盛世同等見過最後一面後，就回自己住屋，關起門窗與其妻陳秀英女士，共商殉國之事。盛老四為了表示必死之心，乃將手槍先給其妻，讓其丈夫死後，然後自殺，倆相殉國，就在此時，其獨生女黎娃由老祖母處返回己室，推門進入，一看母親手持槍，兩眼流淚，對着父

親作射擊狀。竟以為父母發生衝突，大打出手。母親受辱才有此狀。及急驅母親面前將手槍打落，以慰雙親。即時投入母親懷抱。陳秀英因母女情深。內心想到，假若夫婦二人同時殉國，黎娃不就成了可憐的孤女。一時心軟不願再對丈夫下手，竟攜女外出。盛世驥俟其母女走後未久，旋即持取地上的手槍，舉槍自殺於寢室之內，了結終身。

盛世驥自殺後，盛世才獲悉弟婦未死，恐難向拉托夫交代，再因懷疑陳秀英不死，可能是受了俄國駐迪總領事的指示，想套取盛氏兄弟投誠中央秘密。必須除去以策己身安全。即於翌日下令就以麻繩作鎮的慘刑，將陳女士處死。對拉托夫與俄領館回文，是為執行史魔命令。但對新疆人宣佈，陳秀英不僅是俄諜，尤且與外人通奸，因而要槍殺其丈夫盛世驥，遂處以極刑。其實盛世驥夫婦之死，都是受了史達林的迫害。這就是他們到俄國留學受訓，當了共產黨的下場，夫復何言？

韓非子通論

姚蒸民教授著

平裝玖拾元

精裝壹佰貳拾元

本書為政治學家名教授姚蒸民先生精心傑作。要目有：韓非子生平與時代背景、韓非學說之淵源、韓非政治哲學之基礎、勢論、法論、術論、韓非政治學說之實用、韓學在後世之反響與批評、韓學總述、韓學新議，中外雜誌社代售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。